

跨境通勤者與勞動力市場

Dr Alexander Ressos, TEP
Attorney-at-Law (Switzerland), Solicitor (Hong Kong),
Solicitor (England & Wales)

銀行還需要人手。提契諾州的勞動力市場無法為四十家銀行提供所需的職員、出納、會計和秘書，銀行於是從三個來源招聘人員：離開農業和手工業的提契諾青年、從各大銀行總部調派來的德語區瑞士人，以及來自科莫省和瓦雷澤省的意大利跨境通勤者（*frontalieri*）。在提契諾州工作的 *frontalieri* 人數在 20 世紀 60 年代和 70 年代初急劇增加，起初集中於建築業和工業，後來越來越多地進入服務業。¹1974 年 10 月 3 日，瑞士與意大利締結了關於跨境勞工徵稅的協定，根據該協定，跨境勞工的工資只能在工作地國徵稅。作為交換，格勞賓登州、提契諾州和瓦萊州須將就上述工資所徵稅款總額的一部分轉交意大利邊境市鎮：1974 年為 20%，1975 年為 30%，此後各年為 40%。該協定一直有效，直至 2020 年的新協定生效（第 H.I 章）。²

金融業成為該州最大的僱主之一。在這一時期結束時，僅銀行就僱用了七千多人；而在 2010 年代初，包括受託人和獨立資產管理人在內的金融業估計僱用了約一萬人。³作為比較，20 世紀 70 年代初提契諾州最大的工業僱主——位於博迪奧的 Monteforno 鋼鐵廠——約有 1,750 名工人。⁴銀行業的工資高於工業和旅遊業。銀行向州和市鎮繳納了可觀的稅款，資助文化機構，並帶動了對律師、公證人、會計師、翻譯、信使和酒店的需求。

1 盧加諾與日內瓦之比較

日內瓦卷描述了一段平行的歷史。從 1939 年到 20 世紀 80 年代末的大部分時間裡，法國一直實行外匯管制；法國儲戶因擔憂人民陣線、第四共和國的動盪、阿爾及利亞戰爭以及後來 1981 年的社會黨—共產黨政府，將資金越境帶往日內瓦，正如倫巴第人將資金帶往盧加諾一樣。⁵其運作機制相似：信使、現鈔、對沖結算以及編號帳戶。差異在於規模、接收中心的結構以及職業文化。日內瓦的私人銀行傳統可以追溯到 18 世紀，以承擔無限責任的合夥制銀行為主，其國際客戶群包括法國人，但從未侷限於法國人。盧加諾則沒有可資比較的傳統。其私人銀行業務是在一代人之內建立起來的，主要依靠以意大利資本創辦的新機構以及蘇黎世和巴塞爾大銀行的分行，而其客戶群集中於單一國家的程度是日內瓦從未有過的。

這一差異解釋了為什麼盧加諾比日內瓦更容易受到其後各個轉折點的衝擊。當意大利在 2001 年之後推出稅務特赦，當資訊交換使未申報帳戶難以為繼時，盧加諾業務中依賴未申報意大利資金的比例，要高於日內瓦業務中法國資金的相應比例。第 E.I 章所討論的 2009 年以後提契諾州銀行業就業的下降，正是這種集中的代價。這一比較也揭示了一個不變的規律：在這兩個中心，實行外匯管制的鄰國的逃避資本都是最初的增長引擎；在這兩個中心，瑞士法律秩序都將外國的管制視為無關緊要，直至國際環境發生變化。

2 依賴的代價

里拉經濟在提契諾州從一開始就有批評者。社會黨和左翼報刊抨擊一個從意大利逃稅和意大利人對左翼的恐懼中獲利的金融中心，而與此同時，意大利工人每天跨越同一條邊境通勤，工資卻低於瑞士居民。⁶經濟學家指出，該州依賴於單一的外國市場，依賴於其無法左右的意大利政治和財政狀況。由於房地產價格和租金的

漲幅超過當地收入，盧加諾老城區失去了大部分居住人口。這些緊張關係在其後數十年里，在有關 *frontalieri*、2016 年 “Prima i nostri” 倡議以及 2009 年以後銀行業就業下降的辯論中再度浮現（第 E.I 章和第 H.I 章）。它們的根源在於 1950 年至 1975 年的繁榮。

要點。盧加諾在 20 世紀 60 年代和 70 年代成為瑞士第三大金融中心，是因為它專注於一個市場——意大利，並以客戶的語言為其服務。這場繁榮改變了這座城市：它於 1972 年與周邊市鎮合併，國內外對房地產的需求推高了地價，銀行業成為該州的主要僱主之一。它依賴的勞動力包括德語區瑞士人和意大利 *frontalieri*，後者的稅收問題由 1974 年 10 月 3 日的瑞士—意大利協定加以解決。同樣的專業化也使這一金融中心容易受到意大利法律和政治變化的影響。

3 註釋

1. Ufficio di statistica del Cantone Ticino (USTAT)，按行業分列的 *frontalieri*（外國跨境通勤者）時間序列數據。
2. 1974 年 10 月 3 日瑞士與意大利關於跨境勞工徵稅及對意大利邊境市鎮財政補償的協定，SR 0.642.045.43，第 1 條（僅在工作地國徵稅）和第 2 條（補償比例為 “20 % für das Jahr 1974, 30 % für das Jahr 1975 bzw. 40 % für die folgenden Jahre”），文本見 <https://www.droit-bilingue.ch/de-fr/0.6/0.64/0.642.045.43-1-4.html> 和 <https://www.droit-bilingue.ch/de-fr/0.6/0.64/0.642.045.43-2-5.html>。關於其被 2020 年 12 月 23 日協定取代，見第 H.I 章。
3. Berbenni（同上），第 329 頁（1982 年：44 家銀行僱員超過 7,000 人）；finews.ch，Claude Baumann， “La nuova magia del denaro a Lugano”，2021 年 11 月 20 日，<https://www.finews.ch/ticino/48771-la-nuova-magia-del-denaro-a->

跨境通勤者與勞動力市場

lugano（十年前，包括受託人和獨立資產管理人在內的金融業僱用了約 10,000 人）。

4. Sandro Guzzi-Heeb， “Monteforno”，載於 DSS，2007 年 6 月 18 日版本，<https://hls-dhs-dss.ch/it/articles/041948/>（20 世紀 70 年代和 80 年代提契諾州最大的工業僱主，擁有 1,750 名工人）。
5. 關於法國的外匯管制（1939 年至 1967 年間實行，1968 年起再度實行，直至重新實施管制的法令於 1989 年被廢除），見 Wikipedia（法文）， “Contrôle des changes”，https://fr.wikipedia.org/wiki/Contr%C3%B4le_des_changes（ “Ce n'est qu'en 1989 que le décret de 1968 réinstaurant le contrôle des changes est finalement aboli”），僅作為最後手段使用。關於法國資本流向日內瓦，見日內瓦卷有關私人銀行的部分；關於瑞士的總體背景，見 Sébastien Guex， “Piazza finanziaria”（同上）。
6. 關於左翼對金融中心的批評，見社會黨日報 Libera Stampa 以及 20 世紀 70 年代大議會中的辯論；關於後來的司法案件，見 Lepori（同上）。

僅供一般參考。本文不構成法律或稅務意見，不能取代針對個別情況的專業意見，亦不建立律師與客戶關係。本文反映截至 2026 年 9 月的法律狀況。

網上版本：hk.helveticaregister.com/lugano-frontalieri-and-the-labour-market